



# 合川涑灘宋代禪宗摩崖石刻考察記

李豫川

「馬祖創叢林，百丈立清規」之後，禪師們雖然有了專志修行的寺院；但《百丈清規》明確規定：「不立佛殿，不塑佛像」，所以在國內古代佛教摩崖石刻造像中，專以禪宗為命題的實屬鳳毛麟角，極難一見。

然而，在四川省合川市涑灘的崇山峻嶺中，南宋人却大規模地鑄造了一千餘尊禪宗石像，儼然構成了一個宏偉壯觀的道場，被譽為「宋代巴蜀的一顆明珠」而列入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

建於南宋孝宗趙昚（音shèn）淳熙年間（1174—1189）的涑灘石刻位於合川市東北約四十五公里的鷲（音jiù）峯山二佛寺內，靠近渠江，距天下聞名的大足佛教石刻僅一百餘公里。在寺內大殿的北、西、南三面岩石之上，鑄刻着釋迦牟尼、迦葉尊者、阿難尊者、彌勒菩薩、須菩提長老、菩提達摩、禪宗六祖……，看上去渾然一體，氣勢恢宏，自然而自然地展現了禪門的宗旨和風采。

中國的禪師，在馬祖道一（709—788年）之前，多岩棲穴居，或寄寓律寺，居無常處，一衣一鉢，隨緣而往，息影江天。至唐德宗李適年間（780—804）始有叢林之設。然《百丈清規》云：「不立佛殿，唯樹法堂，表法超言象也。」但這一規

定，後世並未奉行。僅涑灘一地，就有「釋迦說法」、「拈花示衆」、「達摩面壁」、「阿難解結」、「善財採藥」等題材內容。

## （一）釋迦牟尼說法圖大型組雕

宋代釋普濟所撰《五燈會元》記載，釋迦牟尼成道後，一日為大眾說法。他登上講壇後，却不發一言而去。文殊菩薩即對大眾說：「諸位要聽世尊說法，佛法就是如此。」又一日，釋迦牟尼升座，眾弟子雲集座下，正等他說法時，迦葉尊者却對大眾說：「世尊說法已經結束了。」但實際上，釋迦牟尼始終沒有說一句話。這就是說即不說，不說即說。因為佛法的精髓是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的，是祇能意會，不能言傳的。而這恰恰是禪門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的宗旨。禪的核心是大圓滿的佛心，是不可說的，因為「一落言詮，即失其旨」。

涑灘「釋迦說法」的大型石刻，就是在這一禪門宗旨的指導下精心鑄刻出來的。

主像釋迦牟尼居於整個北崖的後壁正中，坐高十二點五米，不僅為全寺造像之冠，而且也是四川有名的大佛之一，即人們常說的「合川大佛」。

這尊摩崖大佛頭飾螺髻，額顯白毫，兩耳垂肩，頰豐頤滿，雙目微啓，目光俯視，神態慈祥。屈二手當胸，左手掌向內，屈拇、中、無名三指，豎食指及小指；右手掌向外，屈拇指和食指，豎中、無名、小三指，作轉法輪印。隻腳自然下垂，呈散跏趺坐，看上去似乎正在對衆生說法。他面露微笑，隻唇略閉，似說非說，展現的正是「說即不說，不說即說」的意境。

爲了烘托這一意境，增強氣氛效果，宋代藝術家們把觀音、迦葉、阿難、羅漢、善財、龍女和十大弟子等，分別安排在佛祖身後和上下兩側。

首先是在世尊身後的崖壁上端，共鑄刻出九百四十六尊佛像，分十八層排列，每尊均高二十五厘米，結跏趺坐於蓮台上。其次在世尊身後的崖壁兩側，鑄刻出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立像。每側各五尊，每尊平均高度都在三米以上，都是圓形頭光，雙耳戴環，頭飾花冠，兩鬢各現一縷繞耳青絲。大多身着對襟輕衫，胸前皆佩瓔珞，神態各異，立姿不一。有的赤足站於蓮台之上，有的隻腳隱於怪石之中；有的托鉢於胸前，有的捧花於腹間。他們面目俊秀，體態婀娜，怡然自得，一個個仿佛都已進入了禪的最高境界。

十大弟子以下，右側崖壁上爲善財童子石像，高一點七米，圓形頭光，赤裸上身，下着短裙，雙手合十，衣帶折疊飄拂，赤足俯首向東作禮佛狀。左側崖壁爲龍女石像，高一點八五米，圓形頭光，雙環髮髻，着輕衫衣裙，飄帶飛揚，彩雲繚繞，面帶微笑，雙手合十，側身西向呈禮佛狀。

位居十大弟子之首的摩訶迦葉，是第一次佛典結集的主持

人。他少欲知足，專志於修頭陀苦行，被譽爲上行第一或頭陀第一。釋迦牟尼曾贊嘆道：「有頭陀行在，我法久住也。」一日，世尊在靈山會上，拈一枝金婆羅花示衆，大衆皆默然不得其要領，唯獨迦葉尊者會心微笑。於是佛祖乃曰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實相無相，微妙法門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接着又念了四句偈語：「法本法無法，無法法亦無；今付無法時，法法何曾法。」這就是禪宗著名的以心傳心的「拈花微笑」公案，亦即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之間的大法授受。在這拈花微笑，心心相印之間，迦葉尊者就成爲禪宗的第一位祖師。涑灘的迦葉尊者石像通高四點四五米，肩寬一點五米，肩厚四十六厘米，身着交領袈裟（現下半身衣紋已殘損），雙手合十於胸前，仰視佛祖，面露會心的微笑。

阿難尊者石像早已殘損，現存造像爲明清補刻，高四點六米，雙手合十容貌俊秀，頭部微仰，向東作禮佛狀。

阿難尊者是釋迦牟尼的表弟，生性博聞強記，在十大弟子中被譽爲多聞第一。迦葉尊者曾贊嘆：「佛法如大海，流入阿難心。」他容貌俊秀，慈悲溫和，頗得女人的愛慕。一次，他和一位美女相戀，但美女的社會地位不高，是屬於另一個種姓的人，按照當時的制度，他們是不可能結成夫妻的，阿難爲此十分煩惱。釋迦牟尼知道後，便拿出一塊手巾來，打了許多結，問阿難：「這是甚麼？」阿難答：「千千結」佛祖即說：「阿難啊，你的心中也有千千結。！你愛上了一位姑娘，祇因她的等級不同，不能與你相愛，所以你很煩惱，是不是？」阿難答：「是的，世尊，你能幫我解除這一煩惱嗎？」釋迦牟尼說：「你的煩惱別人是幫不上忙的，祇有靠你自己去解脫才行啊！就像這千千結一樣，祇有靠你自己去一個個地解開才行。」

禪宗主張不依賴他人，倡導自證自悟；要求與外界事物接觸

時，不受任何迷惑，即「不在境上生心」；認為痛苦的根源是自己的錯誤認識，祇要接受了佛教的教義，思想上有了領悟，馬上就可以得到解脫，一塵不染，顯現清淨靈明的本性。正如《壇經》所說：「菩提祇向心覓，何勞向外求玄？所說依此修行，西方祇在眼前。」佛在心中作，莫向身外求。」

在涑灘石刻中，迦葉尊者、阿難尊者和南面山崖上的須菩提長老、菩提達摩、布袋和尚，西面山崖上的大目犍連、禪宗六祖、泗州和尚造像，巧妙地組合在釋迦牟尼說法圖的大型組雕之中，成爲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，給人以和諧統一的印象。

## 二、須菩提長老、菩提達摩、布袋和尚造像

南端左壁懸崖，高九點四米，寬十六米，分五層造像，共計二百五十六尊。其中面向釋迦牟尼的三尊主像就是須菩提長老、菩提達摩和布袋和尚。

須菩提立像高三點一米，肩寬九十厘米。禿頭突額，眉空尤爲凸出，雙耳戴環，嘴唇微閉，似說非說。身着交領袈裟，雙手合十，右臂挾一竹杖。看上去面容清癯，意態虔誠。頭微仰，目光投向對面高大雄偉的釋迦牟尼像，宛若正在與佛祖對話。

須菩提尊者是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，本是聲聞行者，並不是菩薩，但由於他精通般若教理，又好入空定，被譽爲解空第一。每次般若法會，都由他擔任直接與佛祖問答的「當機」者。

據《五燈會元》記載：一日，須菩提正在岩窟中宴坐，忽聞諸天花雨的贊嘆聲，遂問：「空中雨花贊嘆，復是何人？云何贊嘆？」空中答曰：「我是梵天，敬重尊者善說般若。」須菩提云：「我對般若未曾說一字，汝云何贊嘆？」梵天答：「如是尊者無說，我乃無聞。無說無聞，是真說般若。」

「無說無聞，是真說般若。」後來成了禪門的機鋒妙語。

位於左邊的菩提達摩立像，赤足側身，高二點七三米，肩寬八十厘米。頭戴披風，着圓領袈裟，雙手籠於袖內，置於腹前。頭微向右側，兩耳飾環，目光俯視，若有所思，神態清靜，體形豐滿。其左側鐫刻的題記云：「當保弟□□□鐫造達摩□□□此世來生福報淳熙丁酉（一一七二年）孟冬望日題」。

禪的始傳，自釋迦牟尼與摩訶迦葉之間互相授受後，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，形成了直指單傳的禪宗。菩提達摩爲中國禪宗的初祖，他生於南天竺國，婆羅門族，乃香至王的第三子。後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，並從其出家。梁武帝普通年間（520—526），他自印度渡海來到廣州，再北上至金陵（今南京）。傳說他因與蕭衍言語不契，遂渡江至河南登封縣少林寺，面壁九年，迹不出山，影不入市。後遇慧可，授以禪門心法。大同二年（536）逝世。

布袋和尚立像光頭圓臉，袒胸露懷，腹部圓鼓，身穿袈裟，左肩扛一大布袋，右手叉腰，左手捏緊袋口，昂首仰視，猥瑣蹙額，毫無笑容。似乎祇有進入禪定的涅槃境界，才能獲得解脫，免除煩惱——這恰恰是禪門弟子的追求理想。

據北宋初年釋道原所撰《景德傳燈錄》記載，五代時期，浙江奉化長汀村農民張重天收養了一個孩子，這孩子十八歲出家於大橋鎮岳林寺，後成爲一名游方禪僧，自稱「契比」。容貌猥瑣，蹙額蹙腹，出語無定，寢臥隨處，常以杖荷一布袋，內裝隨身用具，四處化緣，乞求布施，人稱「布袋和尚」。他曾說偈云：「我有一布袋，虛空無掛碍，展開遍十方，入時觀自在。」「吾有一驅佛，世人皆不識。不塑也不裝，不雕也不刻。無一塊泥土，無一點顏色。畫工畫不成，賊偷偷不得。體相本自然，清潔皎潔。雖然是一驅，分身千億百。」後梁朱友貞貞明二年

(916)他圓寂前，又說一偈：「彌勒真彌勒，分身千百億，時示世人，世人自不識。」於是人們便傳說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的化身，把他的遺體安葬在奉化城北的封山上，將「天下禪宗十刹之一」的奉化雪竇寺闢為「彌勒道場」。

### 三、大目犍連、禪宗六祖和泗州和尚造像

西端右壁懸崖，高十四點六米，寬二四點五米，分四層造像，共計二八六尊。主像釋迦牟尼居中而立，高三點五七米，肩寬八十四厘米。頭飾螺髻，頂上有一道毫光向上飄升，與圓形背光和祥雲交相輝映。身着褒衣博帶式袈裟，內現衣結，雙手交叉，疊放腹部，赤足面北而立。面部圓潤豐滿，慈祥端莊，大耳垂肩，雙目似睜非睜，神態安祥自若。佛祖右為大目犍連、菩提達摩、二祖慧可、三祖僧璨，左為四祖道信、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、泗州和尚。

大目犍連立像高二點五八米，肩寬七十三厘米。圓形頭光，着V領袈裟，現內衣結。右手執高二點八六米的九環錫杖，左手曲臂平舉，赤足面東而立，身後祥雲繚繞。

大目犍連是釋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，被譽為神通第一。家喻戶曉的佛教故事《目連救母》中的大孝子目連，即是此人。後在伊尸嗜利山中坐禪入定之時，被當時的裸形外道刺殺。

菩提達摩像高一點七三米，肩寬四十八厘米。光頭圓臉，着V領袈裟，雙手握於腹部。不戴披風，不留卷髮，無絡腮鬚，長眉秀目，頭正頸直，雙頰豐滿，鼻挺口方，面帶微笑，怡然自得。

慧可像位於達摩像的右下方，高一點四六米，肩寬四十厘米。頭戴披風，額間露出一顆吉祥痣。着交領袈裟，左手前臂斷

折，右手捧斷臂於胸前，暗示着：「立雪斷臂」的故事。

慧可(487—526年)，俗姓姬，虎牢(今河南滎陽)人。少為儒生，博覽羣書，通達老莊易學。後出家，精研三藏內典，名馳京畿。約四十歲時，拜菩提達摩為師，傾心大乘空宗禪法。這種禪法是以《楞伽經》為宗旨的印度大乘禪學體系，祇有「上根利器」者才能領悟，一般人是很難接受的。據唐德宗貞元年間(785—804年)金陵沙門惠炬所撰《寶林傳》記載，慧可初師達摩時，達摩祇顧端坐面壁，根本不理睬他。慧可思曰：「昔人求道，敲骨取髓，刺血濟饑，布髮掩泥，投崖飼虎。古尚如此，我又何人，今豈有萬萬分之一耶！」於是，在一個隆冬之夜，天降大雪，慧可挺立於達摩洞外，久久不肯離去。及至天明，積雪過膝，達摩見而憫之，問曰：「汝久立雪中，當求何事？」慧可悲泣道：「惟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法門，廣度羣品。」達摩曰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雖曠劫精勤，能行難行，能忍難忍，尚不得至，豈此微勞小效而輒求大法！」慧可聞師誨勵，潛取利刃，自斷左臂，置於師前。達摩知其是法器，乃曰：「諸佛最初求道，為法忘形，汝今斷臂吾前，求亦可在。」慧可問：「諸佛法印可得聞乎？」達摩答：「諸佛法印，非從人得。」慧可曰：「我心未寧，乞師與安。」達摩答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慧可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達摩答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慧可於是有所契悟。這便是千古傳誦的「立雪斷臂」故事。

與慧可像並列的是僧璨像，高一點七三米，肩寬三十七厘米，着交領袈裟，雙手合十，看上去約四十餘歲，面帶病容，似有隱疾在身。據《五燈會元》記載，北齊天保二年(571)，有一居士，年四十餘，不稱姓名，拜慧可曰：「弟子身纏風疾，請和尚懺罪。」慧可答：「將罪來，與汝懺。」居士良久云：「覓罪了不可得。」慧可曰：「我與汝懺罪竟，宜依佛法僧住。」居

士曰：「今見和尚，已知是僧，未審何名佛法？」慧可答：「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。法佛無二，僧寶亦然。」居士豁然頓悟曰：「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。不在外，不在中間，如其心然，佛法無二也」，慧可深器之，即為剃度云：「此法寶也，宜名僧璨。」並以正法眼藏及信衣（袈裟）密付於他。

左側三位祖師造像，中立者為四祖道信（580—657年）。高一點七三米，肩寬三十七厘米，光頭圓臉，雙耳垂肩，着交領袈裟，雙手合十，表現出「真入不二法門，證得無諍三昧」的祖師風采。

中國禪宗從初祖達摩到三祖僧璨，其門徒都行頭陀行，一衣一鉢，隨緣而往，並不聚眾定居於一處。至道信、弘忍時代，禪風一變，師徒開始定居於一處，過着集體生活。他們實行生產自給，把搬柴運水等一切工作都當作禪的修行，認為學道應該山居，遠離塵囂。從道信開始，達摩禪系由傳統的「如來禪」向「祖師禪」轉化，後世學者稱其道為「東山法門」。

道信右為五祖弘忍，左為六祖慧能。弘忍立像高一點四五米，肩寬四十一厘米，着交領袈裟，雙手持拂塵於胸前。慧能立像高一點五米，肩寬三十八厘米，着交領袈裟，雙手捧衣於胸前。

造像左側題記云：「衣鉢鑄造此大師□弗□道悟絕□□六祖大師謹以上報四恩下姿三有普及法界詳生成證菩提妙果。皇宋淳熙丙午（1186年）季春記。」

這組造像除釋迦牟尼外，祇安排了六代祖師。從達摩到慧能，「正法」的傳付十分神秘，而且都是「一代一人」的秘密單傳。信衣傳至慧能，實際上也就結束了。

弘忍立像右側為「泗州和尚」立像，高二點五八米，頭戴披風，圓形頭光，面容豐潤慈祥，額間有一吉祥痣，神態怡然自

得，着V領袈裟，內現華麗的貼胸錦衣，着履面東而立，後壁祥雲繚繞。其右側還有四尊立像，大概是他的弟子木叉、慧儼、慧崖諸人。

據北宋釋贊寧（919—1001年）所撰《宋高僧傳》以及《五燈會元》記載，泗州和尚為西域碎葉國人，生於唐太宗李世民貞觀元年（627），卒於唐中宗李顯景龍三年（709）。俗姓何，出家後法名僧伽。初期活動於西涼一代，後雲游楚水吳山，在泗州臨淮縣（今安徽泗縣）建普照王寺，故時人稱之「泗州和尚」，被視為神僧。傳說他常與神靈對話，替人治病輒手到病除，且有特異功能，「或預知大雪，或救旱飛雨，神變無方，測之恒度。」李顯將其迎入長安，賜號「證聖大師」。這位禪門奇僧在唐五代時期頗有名氣，民謠云：「祇聞有泗州和尚，不見有五縣天子。」當時全國各地寺院幾乎都有他的塑像或畫像，如敦煌莫高窟七二號龕門外南側就繪有一位禪僧，頭戴風帽，身着大圓袈裟，跏趺靜坐於深山古刹之中，榜題「聖者泗州和尚」。

#### 四、尾聲

涇灘摩崖造像，以靜謐而古老的「鷲峯禪院」（清代易名二佛寺）為基地，不僅在內容上反映了五代以前禪宗的歷史梗概和宗旨，而且在藝術風格上也有它的特色，充分顯示了宋代禪師和工匠的智慧和才能。

首先是世俗化的特色。

任何一種文化從一個國家傳入另一個國家，首先必須適應傳入國傳統的文化，這是為歷史所證明的客觀規律。石窟藝術亦不例外，儘管它是由古印度經南、北絲綢之路傳入我國的，但作為一種外來藝術要在當地生根開花，就必然要打上該地區世俗化的

烙印。事實上，石窟藝術從踏上中華大地的那一天起，就融進了華夏傳統文化的血液。

一個國家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接觸的深入，必然會出現矛盾衝突。衝突的結果，不是兩種文化融合爲一，就是強大的一方吞併掉弱小的一方。如果說，經過西晉到隋唐的演變，石窟造像藝術已經完成了向中國化轉變的話，那麼，到了五代兩宋，它就更加中國化和世俗化了。

就涑灘世尊造像而言，除了佛像所必不可少的螺髻、高鼻、長眉、深目等特徵之外，從整個形體神態來看，與其說是佛祖，不如說是一個慈祥的長者。又如攜杖的須菩提，雙手攏於袖中的達摩，扛袋的布袋和尚，頭戴風帽的泗州和尚……，都活生生是人間形象，而非虛無縹緲的「神」的形象。

再如衆多的羅漢羣像，或臥或站，或高或矮，或美或醜，或胖或瘦，或老或幼，或悲或喜……有的挑水砍柴，有的推車運物，有的牽狗戲玩，有的撫琴自樂，有的看書識字，有的窃窃私語，有的正襟危坐，有的仰面朝天，有的張口欲呼，有的雙唇緊閉，有的憨厚誠實，有的狡黠老練，有的揮拳欲鬥，有的合掌參禪，有的勇武驍悍，有的文靜端莊；有的翹腿抱膝，怡然自得；有的閉目托腮，若有所思……，生活氣息十分濃郁。這正是禪宗「饑時餐倦時眠」、「平常心是道」、「搬柴運水，俱是佛法」的真實寫照。

衆所周知，羅漢造像的出現始於晚唐，而且是在禪宗風行海內之後才廣泛流佈的，其原因正是受了禪宗世俗化的影響，涑灘石刻不啻是一個有力的證明。

其次是具有獨創性。

迄今爲止，在國內唐宋摩崖石刻造像中，專以禪宗爲命題的，除了涑灘石刻外，尙未發現第二處。

（上接第42頁「唯識思想的源流」）  
的識是阿賴耶識時，都評破此無心所的細心說。「成唯識論」卷四說：「此識應非相應法故，……若此定中有意識者，三和合故，必有所觸，觸既然與受、想、思俱，如何有識無心所。」這是受本識論的影響。

二、種習論：種子與習氣是唯識思想的要點。它與「細心合流」奠定了唯識學說的基礎。種子、習氣是唯識學的名詞，但在部派佛教中，稱爲隨界——不失。經量部堅持原始佛教的無我論，但提出隨界論，承認業報輪迴學說，它與大眾部的根本識、化地部的窮生死蘊、上座部的有分識基本相通，這對唯識思想有深刻影響；同時他們把自己意識的變相看作對象的觀點，亦被以後陳那所接受，並導入瑜伽宗體系，可以說經量部隨界論是唯識理論的來源。

三、無境論：唯識有認識論、本體論的區別。部派佛教中，沒有本體論上的唯識學，却有認識論上的唯識無境。

唯識思想的成熟，主要是佛弟子們依着止觀實踐，而獲得隨心自在的事實證明。理論上從非斷非常的業感緣起的探討下，展開了細心、細蘊、真我與能爲因性的種習隨逐的思想研究。由於大眾、分別說、譬喻師建立業因果業果在心心所法的關係，心與種習結成非一非異的融合，完成唯識思性本體論的一面。在認識論方面，引出了妄識亂現和外境無實的思想，並達到細心、種子與無境思想的融合，如經部提出「境不成實」；在因果相續的緣起論上，達到了細心持種能生一切的見解。彼此結合起來，這依它離言自性，就是心中種子所變現的。它就是心，這是真實。等到攔入認識界，它就出現別體能取所取的現象，這是不真實的。可見唯識思想的源流是來自原始和部派佛教。